

杜平：從影圈到《歡樂今宵》

我的工作與眾同樂

《歡樂今宵》的元老之一杜平(平哥)得天獨厚,今年已經八十多歲;可是無論怎樣看,都不會有人猜到他的真實年紀。雖然他移民澳洲多年,但每年都抽時間返港省親,見見老朋友,有時也與我這名後輩坐下來聊聊天。我最喜歡聽他說他在影圈和電視台工作的故事,其「犀利平」的映像立刻又再浮現我眼前。

文：小蝶 圖：作者及蔡和平先生提供

平哥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在香港出生。那時政局動盪不安,幸好他的父親是一名牙醫,所以他與七名兄弟姐妹都能夠在戰亂的大部分時間中過着溫飽的生活。不過,他也經歷過差不多三、四個月以綠豆煲粥當米飯的艱苦日子。

相比他的哥哥們,平哥自謙自小無心向學,由第三班到初中畢業共轉了六間學校,唯一合格的一科是體育。他經常在街上流連玩耍,當了「街童」。「當年的街童只是比較頑皮,英雄感重,喜歡打架和擦是門非而已,並非為非作歹。我最喜歡到涼茶舖聽方榮講故事,他一個人講《三國演義》講得出神入化。我通常都是站着聽,如果那天我有零用錢,就會用『斗令』飲一碗涼茶,坐在涼茶舖一、兩小時聽故事。」平哥告訴我他的童年生活的片段。

他中六未畢業便開始工作,曾經做過牙模技工、報紙排字員、洋行信差,也曾因為英雄感而在懲教署工作,負責監管犯人。「我頻頻轉工是因為我常常胡思亂想,好高騖遠。」年輕的平哥不甘於平淡生活,因為他心懷沖天志。

師父吳楚帆教戲亦教做人

平哥的事業由考入中聯電影公司開始。一天,他看到「中聯」在報紙上招考新人的消息,便二話不說前往報名。面試時,他十分緊張,尤其是當他見到其偶像吳楚帆是其中一名主考人。「可是,我竟然因為被吳楚帆故意挑釁而大罵他哩!」平哥到底在面試時發生什麼事情,竟然連「電影皇帝」偶像也罵起來?平哥笑着解釋:「吳先生要我做得很恨他的表情。但他是我的偶像,我怎樣也做不出憎恨他。突然他大聲地呼喝我:『三號,你不是想放棄?如果是的話請你滾出去!』我被他一激之下氣上心頭,衝口便大叫:『吳楚帆,你給我滾開!』」一眾主考人聽到我罵吳先生便看着我笑。」平哥想着自己這樣的表現,一定不會被錄取。豈料兩星期後,「中聯」通知他與呂奇、朱江、羅敏和李敏一起簽約,工作包括幕前演出和幕後工作。

吳楚帆不單教平哥演戲,還教他做人要尊師重道,切勿忘本。這幾句話對他至今仍然非常受惠。「當我還是漫無目的的做人時,全賴師父教導我認清做人的目的,教我演戲做人處事。師父的兩句金句:『人為人,我為人人』我更銘記在心。他真正正是我的恩師,能遇上這麼一位師父是我一輩子的幸運。」

平哥坦言加入「中聯」本是因為仰慕大明星而想接近他們,絲毫沒有追求名利的心態。吳楚帆反而欣賞他做事沒有機心、大無畏和不怕吃虧的真性情。他為了栽培



去年香港電影資料館為杜平舉行個人講座,深受觀眾歡迎,全場滿座。



杜平(左三)出席汪明荃入行七十年的表演節目。



杜平(前排左一)與圈中人仍然保持聯絡,每次返港總是忙於與藝員朋友聚餐。

徒弟,投資拍攝第一部伊士曼七彩電影《大富之家》,不但讓平哥擔演第一男主角,還安排林鳳演女主角,而他和張瑛只演劇中二線角色。難怪平哥認為這位師父不可多得,至今仍然衷心感激他給予許多機會。

初演《歡樂今宵》思想有鬥爭

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香港電影圈有許多著名小生,但與平哥氣質和年齡相若,而又能演反派的卻無他人。因此他在當時的電影中幾乎全都是飾演反派,如敗家仔、飛仔、油脂仔、食軟飯等角色。那些年,他大約拍了八九十齣電影,包括黑白片和彩色片,其中有很多電影都令他難忘,如《可憐天下父母心》和《七十二家房客》等。相信很多讀者都記得他在戲中飾演消防員的四句「金句」:「嘩,有水有水,無水無水。要水過水,無水散水。」至今仍令人難忘。他亦曾自資拍攝兩齣電影《歡樂人生》和《走得快好世界》,題材都是以電視台背景,他更兼任男主角。

大約在一九六三至六四年期間,平哥應麗的映聲中文台總經理鍾啟文之邀,首次演出電視劇,在《華倫探案》中飾演華倫



杜平近年的工作照。

探長。不過,他要到一九六七年才正式加入電視圈,演出《歡樂今宵》。他形容與無線合作是「一次緣分,一次奇跡」,事緣是他於無線開台那年到星馬登台,遇到薛家燕,說無線將會在數月後開台,《歡樂今宵》的負責人蔡和平想見他。蔡和平與平哥見面後,立即邀請他加入無線,成為《歡樂今宵》的節目主持人和八名節目始創人之一。平哥坦言他加入電視圈是因為薪酬吸引,而拍電影的收入和工作時間很浮動。「我初演《歡樂今宵》時,心理和思想確有鬥爭。因為我在電影圈是第一或第二男主角,但很多人卻當我們《歡樂今宵》的演員是小丑,令我不太舒服。後來經蔡和平和總經理貝諾解釋,說我們只是用自己的技能逗人發笑,將歡樂帶給觀眾,才令我釋然。」事實上,平哥即使是影視大紅人,卻從不自覺是大明星。當吳楚帆把第一份合約交到手上時,就跟他說:「不要當自己是大明星,你只是一個演員而已。」這句說話令他終生謹記。難怪即使我只是一位小輩,平哥依然對我彬彬有禮,謙和親厚,令我受寵若驚。

如今看輕名利 盡力幫人

平哥從這十多年的現場演出中,學到很多東西,包括與人面對面說話的技能、生存之道、守時和重信用的美德,也認識了許多新朋友和遇到許多新事物。「我主要從波叔(梁醒波)身上學到尊重別人。他常與我們玩在一塊兒,喜歡提攜後輩和指導我們。《歡樂今宵》的成員好像一家人

似的,十分團結,互相幫忙。」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歡樂今宵》改組,他減少《歡樂今宵》的演出,兼任話劇組演員。兩年後,他離開《歡樂今宵》,全身投入劇組。在兩三年中,他拍攝了《網中人》、《千王之王》、《京華春夢》等等許多部經典電視劇,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京華春夢》和《千王之王》。當時正是「打仗」的時期,對台播映的《大地恩情》大受歡迎,令無線立即腰斬播映中的《輪流轉》,並命監製王天林和四位導演連續七日七夜拍攝《千王之王》。由於四位導演輪流拍攝,令平哥多天沒法休息,苦不堪言。

八二年後,他完成了《郎歸晚》後,便移民往澳洲。他開設的銀座鐵板燒日式餐廳是受墨爾本居民和遊客歡迎的日式餐館,生意甚佳。近年,他將生意轉讓,享受清福,並致力慈善工作,幫助當地僑胞,例如協助籌款興建巨型觀音像。

平哥是香港的電視開拓者,覺得自己的工作與眾同樂。他帶歡笑給觀眾,也希望觀眾認同無論人生有多痛苦,都要保持開心。「不開心是一種病態,時常憂慮是一種病態,一定要設法想一些開心事,也要多想朋友,謹記能夠幫忙別人是一種福氣,這是在電影電視圈學到的事情。因為我目睹許多人的起跌,最重要有信心,切勿做一些違背良心的事情。還有,只要有能力便要幫人,別把名利看得太重。」

平哥對我的這一席話,就如其師父對他的教誨一樣,教我終身受用。

去年《歡樂今宵》慶祝五十周年,(左起)杜平與吳秀蘭、蔡和平和森森四位元老一起慶祝。



當年《歡樂今宵》的現場廣告是每名藝員的招牌之作,圖為杜平正在準備現場廣告的小攤位。

蛇仔、杜平、犀利平、杜扁、金貴平的由來

平哥本名張耀憲,當他還是電影公司新人時,在新戲《路》中飾演由吳楚帆扮演的貨車司機的助手。吳楚帆說他在劇中不可沒有名字,便替他改名「蛇仔」,成了他的第一個花名。後來,吳楚帆說平哥不可以長期用真名演戲,便問他是否願意跟隨他拍戲,並替他取名。平哥當然求之不得。吳楚帆說平哥將來在圈中發展的路很長,也會遇上大風浪。他希望這名年輕人平平穩穩、安安樂樂地走完這條路,於是替他取名「杜平」,寓意他在圈中發展所走的道路平坦。平哥說他的名字是其師父的恩賜,至今對這個名字仍珍而重之。

平哥外號「犀利平」,是因為一次有啤酒廣告商指定由他在《歡樂今宵》中賣現場廣告,但待攝影師通知他「埋位」時,竟然只剩下五秒時間,根本不夠時間讀稿,他只好「爆肚」說:「××啤酒,犀利啦!」演後他很擔心會受責難,誰知廣告客戶竟然稱讚他,更指定其日後的廣告中一定要有「××啤酒,犀利啦!」這句說話,令他變成「犀利平」。

至於「杜扁」則是歐嘉慧加入《歡樂今宵》時為平哥改的,因為「平」也是「扁」的意思。另外,當時電視台有齣美國功夫片集《金貴祥》上映不久,蔡和平要求杜平在《歡樂今宵》中扮演一個類似的人物角色,名叫金貴平,他因此亦有了「金貴平」這個外號。

維繫半個世紀 婚姻的良方

平哥的妻子Pauline姐可說是他的初戀情人。雖然Pauline姐曾到澳洲唸書六年,但她畢業回港後,又與平哥遇上。「也許是緣分安排吧?我們於兩年後結婚,至今已達五十五年。這段婚姻也曾經許多風浪,但這些年來我們一直抱着互相遷就忍讓的態度,因為婚姻是雙方面的事情。我欣賞她的優點,她也包容我的缺點。女性有時會無理取鬧,我便採用『知之為不知』的態度,一笑置之,待冷靜過後才跟她說,這樣就可以避免吵架。我慶幸太太為我誕下兩女一子,這些年來三名子女都沒有為我們帶來麻煩。我很開心他們都是專業人士,可以自己照顧自己,這足以令我和太太老懷安慰,更毋須擔心往後的生活,這是我最快樂的日子。」

畫家梁樂森 呈現水墨多媒介新視野

關於藝術與科技的結合,本地畫家梁樂森(Desmond)始終走在前沿,他嘗試融合中國水墨畫、移動影像、數字雕塑及虛擬現實(VR)等不同的媒介,形成一種跨維度為基礎的藝術表達方式,探索當代視覺語言及其義蘊,通過獨具特色的多媒體藝術裝置,將水墨的新視野和多媒介呈現給觀眾。

以新科技發揚藝術精神

Desmond的五幅畫作日前被選入三星新一代The Frame 2.0的Art Store中,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博物館、畫廊及藝術家的逾900件藝術作品典藏共同點綴家居。Desmond在發佈會現場示範在高清鏡頭實時拍攝下於水上作畫,筆墨暈染的層次細節皆呈現在屏幕之上,他表示:「The Frame Art Store是一個多元的藝術平台寶庫,令藝術作品不再只局限於實體畫廊中,而是成為家居的藝術品,能無時無刻供人觀賞。另外,The Frame 2.0的屏幕技術能夠將我所運用的顏料、油彩、水彩及水墨百分百真實地呈

現,這也是新媒體藝術家想要見到的效果。」

Desmond稱自己總會嘗試新的視覺新科技,「我並不是為了將科技變為藝術品的gimmick而創作,而是不斷都想要探索新的維度,通過新科技,我們還有很大的空間發展不同的創作。現在的AR和VR都只是一個開端,而我的創作過程也開始轉變。當然,水墨或者油彩本身是基礎,無論是文化歷史還是傳承方面,傳統藝術的現實意義始終存在,我是將藝術原有的概念和精神,透過新科技再發揚光大,也吸引更多的觀眾。」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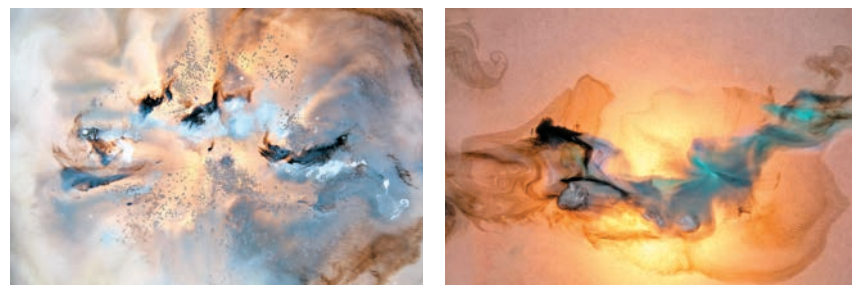
冀建造水墨VR空間

在今年4月舉辦的Art Central 2018中,



Desmond現場演示水上作畫。

Desmond將宣紙鋪在燈箱,同樣以高清鏡頭拍攝作畫過程,不由問他,被拍攝的緊張感和畫水墨時應有的平和心境是否存在矛盾?他坦言,這種矛盾正是有趣之處,「原本的水墨畫是平面而靜止的,而錄像可以記錄我



《Himalayan Snow Wolves》

《Amber and Memory 2》

每一筆繪畫的過程,將其變為一種時間藝術。對我來說,這也是一種冥想的方法,每一筆都是放空心境的過程。」如作品《Himalayan Snow Wolves》和《Amber and Memory 2》,是截取他在水上作畫影像的其中一幀,或預料之內,或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介紹道:「《Amber and Memory 2》中,水下有一盞燈作出發光的效果,黃色燈光如琥珀,而燈光與水光融合,如舞台裝置般塑造出一個回憶的世

界。而《Himalayan Snow Wolves》加入粉狀的顏料,產生不同的質感,呈現一種雪中狼群的想像。」Desmond的創作靈感主要源於形而上學的觀點,自然和宇宙、人體和靈性等,他信佛,尤重「大千世界」的空間和維度,無論是水墨還是油彩,他都冀望透過不同媒介將新視野帶給觀眾。他透露,未來計劃利用一個完整的VR空間來展示水墨作品,當觀眾戴上VR眼鏡步入展廳,即可完全進入水墨的世界。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